# 李烛尘传

## ——爱国的民族实业家与政治活动家

中华民族的近代历程，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壮丽史诗。从鸦片战争开始，落后的中国备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侮辱。但是，这个古老民族繁衍下来的炎黄子孙，始终没有屈服。自洋炮轰开闭关铁门的那天起，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抵御外侮、拯救民族的良方。

寻着每一位探索者的踪迹，我们都可以听到近代中国历史灾难深重、步履维艰的足音和中华儿女的自救呐喊与执著追求我们从李烛尘这位有一定代表性的实业人物身上，可以窥见中华民族在这段奋发图强之路上的一个侧面。

## 一 双 重 启 蒙

李烛尘，原名李竹承，又名李华撰，1882 年 9 月 16 日生于湖南永顺县毛坝。李家祖籍江西，太平天国时期，迁居湘西。李烛尘系父母晚年所生，且为独子，故“爱之甚笃”。李家世代务农，因“家适临湘川大道，为往来行人所必经”[1]，故兼营客栈，以补充生计，

[1] 《李烛尘先生家语》，见《海王》（旬刊），1934 年 11 月 30 日。《海王》乃永久黄团体的内部出版刊物，每月三期，以交流职工感情和科技信息为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过着小康生活。

自19世纪40年代始,随着列强的入侵,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市场，强烈地撼动着封建统治的根基。不过,40多年后的湘西边鄙之地，虽然不时有一些关于洋人洋货的见闻，但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严重的威胁，中华之尊尚存。“湘西极边，民风陋塞……凡有赴外求学者，即目之为从洋教，乡人均鄙视之，而为父母者惑于洋人割取学生心眼之谣言，更不愿子弟出乡村一步……不解时代变换为何物”①.

李烛尘便是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中降生并开始他的少年生活的。

在封建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中,士、农、工、商等级分明;“学而优则仕”不仅统治者竭力提倡、维护,被统治者也大都默认。作为四级中最上层的“士”,既是知识、智慧的标志,更是皇皇权柄的象征；一个人步入士人群体，不仅有国家给予的优厚物质待遇，“为幸福所凭依”,而且有着出人头地、受人尊敬;“为人群之表率”② 的无尚荣耀，因此人人心向往之，并进而苦苦追求。至于下一等级的农、工、商人,要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就只有靠“学”这一途径来达到目的了。李家自来湘西定居时，“诸事草创，感无诗书之气，甚耻也。有无赖之徒,故意刁难,从不计较,以当时无人判曲直,深盼后起□□之有人,免受歧视。”③ 到李烛尘之父李绍贤时，苦心经营;“家事日益兴隆”,因此,李烛尘自幼即被父母送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以期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因勤奋刻苦，且得到名绅郁五老

① 《李烛尘先生家语》见《海王》(旬刊),1934年11月30日。《海王》乃永久黄团体的内部出版刊物，每月三期，以交流职工感情和科技信息为主。

② 李烛尘书《郁公圆初岳父大人墓志》。

③ 李烛尘书《李公绍贤墓志》

爷(文洲)的资助,经多年考场蹉跌,李烛尘终于在逊清末年考中秀才,在村中得到的赞誉颇多,如‘月下仙才’”“倚马可待’等等。这自然使李家感到无限欣慰，李烛尘本人也因此而对仕途充满了信心。所以，在与郁老爷之女完婚后，不到 10 天“即到彭氏祠读书’后又去西库、永顺、常德等地入学“大概寒暑假或三节,间一回家,平均每年不过团集两月”[1]。

在那剧烈动荡的年代，湘西虽地处内陆，很难有国之将倾的实际感受，但毕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外面世界的隆隆炮声和热血之士的自救呐喊，也不时使人们感受到震动。李烛尘在苦读经书，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濡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这种震动。1894 年 8 月(农历)孔子诞辰纪念日“有乡绅自县城回,例在塾中参加圣诞宴，当时为吾道日本战胜中国事，始知有所谓国家……”[②] 战争使这位 12 岁的少年感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并萌发了朦胧的国家观念，当然也给这位考场迷恋者的幼小心灵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1898 年 16 岁的李烛尘赴永顺县城应童生试（获取秀才资格的考试）“得购读盛世危言谈时务之书，始有出乡窥见世情之志”[③]。县城毕竟非“不愿子弟泛泛然远离”的乡里家庭环境可比，虽然李烛尘这次在科场中不尽如意，可思想上受到的影响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却是不可磨灭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兼实业家郑观应在其执一代思潮之嚆矢的《盛世危言》中，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并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废科举,普及教育从而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的主张。这些思

1 《记李烛尘先生元配夫人之丧》《海王》1934 年 10 月 30 日。
2 《李烛尘先生家语》。
3 《李烛尘先生家语》。

想和主张，无疑给这位少年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

1903 年,清政府在维新变法的呼声中,宣布废除科举制度,颁布癸卯学制，开始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就在这一年，李烛尘去永顺入新式小学，为头班学生，正式开始接受近代教育。随着视野的扩大及外部信息的增多，李烛尘开始有意识地审视大千世界发生的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入侵，清政府一味妥协求和，致使生灵涂炭 封建统治者腐朽黑暗,贪污勒索成风,乡间‘ 土匪盗贼横行 ”,民众生活无着，被迫铤而走险。李烛尘心里原想通过苦读，走上仕途，获取个人的荣华富贵。然而，人们却在谈论着以工商匡济时弊，救民于水火的热门话题。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半封建化的加深，20 余岁的李烛尘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面前,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还需要进一步地认识、辨别,并作出自己的抉择。

1903 年底至 1904 年初“ 湖南陆续开办中、西、南三路师范学校,中路设于省城,西路设于常德,南路设于衡州 ’①。李烛尘与一位同学同时考上西路师范。进校后，他选择了理化科，与只一山之隔的临澧人林祖涵(伯渠)是同班同学,为正副班主席,相互间友谊甚笃，一直到晚年他们之间的交往仍十分密切，称 “ 淡交如水到华巅 ”。在该校求学期间，李烛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校内进步的学生社团，进一步受到新思潮的熏陶。在这段时间，他基本上萌发了 “ 实业救国 ” 的思想。当然，要把这种理想转化成为实际行动，还需要时间并借助其他条件，而选择理化科便是实现这种转化的起步。

1909 年农历 3 月,清政府在北京举行恩科会试(与新式学校

①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教育纪事》第 13 页,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5 月印行。

的考试并行),李烛尘进京投考;“会试不成”。不过,这次远行却使他获益匪浅,以致 60 年后他还能凭记忆诵出当年的抒臆之作来:“到此方知天地大,又来一个小乾坤。江河只合为孙子,日月何妨供吐吞。夷夏藩篱洞门户,欧美侵略亘朝昏。神州无限伤心事,总觉重洋是祸根。”[①] 经过 5 年的学习和认知,更多地接触世事之变,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即将爆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之下,李烛尘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入侵是引起中国“无限伤心事”的根源所在。

北京会试后,李烛尘到天津,乘海轮经上海转道回湖南。是年秋,从西路师范毕业,到长沙实科中学任教,讲授算术及化学课。

## 二 远去东赢窥世情

从 1909 年到 1912年大约三个春秋里,李烛尘在长沙实科中学度过了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的年代,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清王朝统治的崩溃,使他更多地领受了革命的疾风暴雨,聆听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其时,李烛尘在学校带头剪掉了辫子,并将家中‘天地君亲师’的牌匾改成‘仙李盘根其实繁衍,文华遗业唯德是兴”,表达了他的历史进化思想。辛亥革命后,整个民族沉浸在‘实业救国’的幻梦之中,在南北大小报刊上,兴办实业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也曾一度致力于实业开发。要振兴实业,就要学外国,因为外国的工业化比中国起步早,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管理也科学得法。所以,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中青年,人人谈时务,个个言留学,有出国者‘相望于道’之说。早有‘出乡窥见世事之情’的李烛

① 李烛尘:《行吟集》第 1 页(自刊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尘,已迫不及待,乃决计出国留学。

1912,年李烛尘去日本,经唐汉三、何熙曾(后均为永久黄团体的工程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闯过语言关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改为日本工业大学)官费学习,读一年预科后,选择了电气化学科。留学期间，李烛尘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同时,利用有利条件,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其化学工业(如旭玻璃公司等),寻求振兴祖国实业之道。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报纸大肆报道德皇利用挪威水电，空中取氮，制造炸药，实力大增，敢寻万国之衅，对李烛尘震动很大。直至 1934 年以发明氨合成法而著名的德国化学家哈伯逝世时，李烛尘仍感叹道“:前次欧陆大战,说者谓德皇敢于作乾坤一掷之发难,实缘于哈伯氏空中氮气固定法在 1913 年完成，棉火药有所资源之所致。’① 李烛尘因醉心于此，遂与诸同窗“ 相约将来我们回国后也要利用此法取氮 ’②,以振兴民族化学工业,富民强国。氮气工业是化工基础之一，有了它，战时可制造炸药，巩固国防；平时可制造化肥,使农产品产量倍增“; 夺造化生生之权,为人类增殖食料,无形中消弭各国人口增加食粮不足互相争斗土地之隐患，真可谓 ‘ 参天地而利群生 ’ ,其功之伟大,殆不可以数量计也。’③ 李烛尘的这番议论，虽然不很确切，但他对化学工业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的认识却是非常清楚的，并为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赋予了实际的内容和具体的奋斗目标。1915 年 5 月,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图复辟帝制，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

① 李烛尘:《时事短评》,《海王》1934 年 2 月 20 日 。

② 何熙曾:《永久黄团体杂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80期,第 76 页。

③ 李烛尘:《时事短评》。

国的‘二十一条’,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和反抗。李烛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集会，并发表通电表示抗议，响应国内反袁斗争。

1918 年 7 月李烛尘在东京工业大学毕业。从入私塾至留日归来,李烛尘前后接受了 30 多年的学校教育，由当初常走科场的少年到即将成为一位具有强烈追求的爱国实业家，这种转变的过程和世界观、人生观的定型应该说是漫长的，是在与外部世界层层递进的过程中，经过长时期的选择、扬弃后，才走完了这人生的第一步，而和着时代主流的节拍，加入实业界大合唱的。这正体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对李烛尘的成长过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 三　　缜密擘划“永久黄”

李烛尘离开日本“绕道台湾、大连等地回国,沿途视察盐碱工业,无限感慨。”[①] 到达北京后,住湖南会馆,并将沿途所得,著文投寄北京《盐政杂志》。在函件往来中，李烛尘受到该刊主笔景韬白（学铃）的欣赏和会见，并把他介绍给正在天津兴办盐碱实业的范旭东。1918年 8 月底,李烛尘“和范先生作了一次长谈之后,非常投机，于是决定了今后的终身职业”[②]。共同的经历和理想,使他们一见如故，从此两人在事业上形影相随，亲密合作。李烛尘也全身心地投入了化工事业，开始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而奔波、操劳。

李烛尘先是应聘到范旭东于 1914 年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任

① 徐盈著:《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第 154—161 页，上海中华书局 1948年 2 月印行

② 徐盈著《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第 154—161 页。

技师，1920 年又被调到范氏新办的永利碱厂兼职。李烛尘“年龄较长，社会经验丰富，性情憨厚温和，办事持重而不急躁。”① 加之处事公正而坚毅，长于经营管理，善于用人，对事业忠心耿耿。这些，对锋芒毕露的范旭东来说，无论是在性格相处，还是在事业经营管理上，都是一种必要的和谐和互补。因此，李烛尘深得范旭东的信赖和尊敬，范常称他“烛哥”，并赠给股权使其参加董事会，两人在共同的志趣和互补的性格基础上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李烛尘先后任过久大精盐厂技师、厂长，永利制碱厂厂长（与侯德榜轮值），永利制碱公司经营部部长、副经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始终掌握着团体的经营和人事管理大权，参与团体大政方针的擘划，成为范旭东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是团体中不可或缺的领导人。

1919 年初，李烛尘进入久大刚刚半年即被派往四川调查井盐，后来他又被派到西北调查天然碱资源。考察过程中，他深深地体验到了科技的重要性：“河水厚结如坚石，湖碱深埋似固碹。从此化工原料足，应知探视太艰难。”② 回到天津后，他向范旭东建议，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探索盐碱奥秘，扩展化工事业，与范对科技的认识和愿望不谋而合。1922 年 8 月，在李烛尘的帮助下，范将久大、永利两厂附设实验室独立出来，增拨经费，添置仪器设备，创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聘任留美归来的孙学悟博士为社长，是为中国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从此，久大、永利、“黄海”三位一体，同舟共济，不断成长，组成了化工界著名的“永久黄团体”，为中国工业

①陈调甫：《永利碱厂奋斗回忆录》，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6—71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李烛尘：《行吟集》第 3 页。

发展开辟了新兴领域。

1922 年，北洋政府收回日本在青岛的盐田，范旭东以 80 万元得标，组织永裕盐业公司，取得我国唯一的精盐外销专卖权。久大通过奋斗，披荆斩棘，开始打破盐销引岸[①]，进入长江流域及湘、鄂、豫、皖诸省，并在各大商埠建立了自己的运销网点。1925 年，久大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产运销精盐的企业，年产量由最初的 3 万担增加到 50 万担，资本也由 5 万元增至 250 万元。1931 年，又在江苏大埔设分厂，久大精盐进入两淮流域。至此，久大沿海已有盐田 10 万亩，年产盐 400 万担。1936 年底，久大精盐公司改为久大盐业公司，总处迁往上海。工艺流程要求较高的永利碱厂，克服了来自资金、技术、人事、社会风气等诸方面的困难和压力，亦于 1926 年 6 月正式出货，日产优质纯碱 30 吨以上。该厂所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还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同时，与长期霸占中国及东亚碱产品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在市场和官场上也展开了激烈较量，最后双方达成永利 51%、卜内门 49%的配销协定（限在中国市场）。此外，永利纯碱还在日本及东南亚一带赢得市场。“黄海”这一民间科研机构在研究范围上亦由最初的帮助久、永解决技术问题，拓宽到海盐、矿盐、发酵、菌学、铝矿、海藻、肥料等新的领域，并不断扩建实验室、图书馆，添置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招纳科研人员，派遣留学生，培植新生力量。随着规模扩大，实力加强，开始接受社会资助，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例如，1932 年“黄海”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即采用海州磷矿石作磷肥试验，为以后肥料工业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① 旧时代的一种盐业运销特许制度。

为完成基本化学工业的另一翼——制酸，在团体承受力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1933 年 11 月，范旭东向国民党政府呈文，决定承办实业部正与英德商洽合办的硫酸铔厂，旋获行政院特许。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气焰正甚嚣尘上，团体中几位领导人“无意中都想到氮气和国难的因果，试思一九一五年的德国，不遭敌军包围，国亡无日的危机，这门工业或者到今日还是空中楼阁。中国在这当儿要创办氮气工业，我们决不要忽略这段史实。这是我当日大家的口约……’”① 经过繁忙而紧张的考察择址、调整公司组织、筹集资金、购运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及技术人员、工人培训等工作后，1937 年 2 月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南京硫酸铔厂建成投产，中国人生产的第一批硫酸铔出货，揭开了中国化肥工业崭新的一页。“列强争雄之合成铵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② 该厂是运用高压合成原理进行生产，工艺复杂，设备精良，耗资庞大，号称“远东第一”其产品包括硫酸、硝酸、硫酸铵、液体阿摩西尼等，与化肥、炸药、医药、印染等化工生产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样，“基本化工两翼——酸与碱——已长成，听凭中国化工翱翔矣’③。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凭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执著的创业意识，创造了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确实可歌可泣！

通过参与团体大政方针的策划和各种经营管理活动、李烛尘在实践中摸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较系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第一，建立严密的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由于团体同人齐心协

① 邹秉文：《永利硫酸铔厂建厂经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19辑，第 107页。

② 同上。

③ 李金沂：《范公旭东生平事略》，《海王》1946 年第 17—19 期。

力,共同奋斗,永久黄团体规模似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但是,团体内部在人事和经营管理上的种种弊端也渐渐地显露出来，如重人际关系轻条款法则，责权不分明，材料动力浪费严重等等。在团体中负管理之责的李烛尘，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积极着手予以解决。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在向近代工业转变的过程中“其事业家既无大规模之经验,一切工作程序不能预为订明,诸事只好听凭实际工作人员作了再瞧。”于是，企业管理陷于混乱，“一切无条理,不经济及矛盾撞着之事,层出不穷。”① 同时,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其形成国家社会之细胞，为小集团之家族制度，一切生活习惯，均以伦理观念为出发点，故其行动之表现，只以情感为经纬……假法制为拘束，反增滞碍之难行。”这种重感情轻制度的现象,致使“才具较长者既不免于诸事操劳而繁琐，而性情懦弱者亦即安于退缩而无进取之精神，其弊则一二人有长袖难舞之痛苦，而一般人则陷于泄泄杳杳”② ,严重影响工作效率,使管理陷于混乱、皮软状态,桎梏事业活力,吞食企业机体。李烛尘指出，随着机械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国家社会事业庞大化，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机构和制度来加以管理。就企业而言，就是必须建立健全缜密的管理制度，明定各部门各职务各从业人员的责、权、利“此则为树立正当管理方式之唯一途径。”③ 从而,在管理和指挥上收到如使指臂之效，企业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李烛尘为各部门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和办事细则，剔除了团体管理上的许多弊端，使管理工作渐趋完

① 李烛尘:《事业管理最拙劣之三方式》,《海王》1934 年 9 月 10 日。
② 李烛尘:《新组织之意义及其厉行》,《海王》1935 年 1 月 1 日。
③ 李烛尘:《事业管理最拙劣之三方式》,《海王》1934 年 9 月 10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备、合理。例如,永久建厂初期,厂中对原材料的管理很不合理,无章可循,损失严重。对此,李烛尘首先修建了材料仓库,将工厂所用原材料统一管理,而后建立了一套存料、领料、盘存制度,使原材料收发制度化,减少了损耗,降低了产品成本。又如,由于团体规模扩大,内部办公部课增多,且设置不合理,或相互重叠,或职权不分,或人员配置不当,致使部课之间相互隔绝"踢皮球现象"严重,办事效率低。为解决这种弊病,李烛尘制定了各部课合室办公制度,所有问题当面迅速协商解决,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加强了各部课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络和交流。此外,李烛尘还和团体管理人员共同制定了诸如工厂工人、技术人员招聘解雇制度,工人工资、奖金、津贴、红利、抚恤发放办法,公共设施建置管理措施等项管理制度。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使永久黄团体的管理走上了正规,是团体能够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年代顽强生存下来的重要因素。

第二,加强对团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建设。实践中,李烛尘看到了团体中每个人的重要作用,看到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他指出,在当今机械发达的时代"在生产上似有忽视人的要素之倾向",甚至有人为机械所用之说;在业务管理中则有重上层领导者,而忽略下层管理人员、尤其基层劳动者的现象,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他进一步指出,由于机械高度发达,生产趋于简易化,但"同时人之智识与技术则要求达于高级。就是因为运用机械使之发生最大效能,非有特别之知识与技术不可。又机械愈发达,分业之形式愈复杂,应如何结合运用,则需要较彻底之计划与管理,又为必然之事也。"当然,机械化的出现,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现象,一是"使工人作工单调,阻碍工人作工之兴味"。其次是,经营规模增大"生出了资本增大之现象……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发现甚深的裂痕,使经营的组织愈趋于复杂"。也就是说,机械发达,资

本规模扩大,工人劳动强度增加,劳资矛盾加剧:“如果没有方法使之融合起来，则生产上所谓人的要素发生矛盾，那就不能坚实的生产了。”[①] 因此，如何发挥每一位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人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益，成为突出的问题，而调和劳资关系则成了这一问题的关键。

基于这种认识，李烛尘对团体福利事业进行了全面规划，并实行了当时中国很少有厂家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制。同时，在高家坟一带,先后建起前新村、太平村、联合村、后新村等职工宿舍楼,供职工租用 创办幼儿园和小学,解决职工子弟教育问题 设医院,实行免费医疗 建浴室、合作社、公园、体育场、俱乐部、国剧社、国术团等公共设施和娱乐场所，解除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之在工余娱乐活动中消除疲劳，发展业余爱好，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在工业环境十分落后，企业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年代，能有这样的福利设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李烛尘还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对全体从业人员的教育，以提高职工素质和职业意识。1924 年,开始在团体中设工读班、普通班及特别班，每班又分三级，按职工知识水平将其编入不同班级，以扫除文盲，使之获得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李烛尘也非常注意教育方法,他以团体利益为重;“处事公正,待人谦虚和气”[②],对人对事，都从说服出发，使人容易接受。他常利用各种机会，向团体同人演讲,并不时撰文赋诗,介绍团体情形、国际国内形势,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提倡爱护团体,热爱国家,鼓励发明创造,启发创业和竞争意识。

① 李烛尘:《技术员在管理上之重要性》,《海王》1936 年 12 月 30 日。

② 团体老人许腾八的回忆。

作为团体总管的李烛尘，就是这样在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共同“以利他因而利己”的思想指导下，采用调和阶级矛盾的办法，替团体社会谋利，来经营实业，实现自己的富国理想的。他以他的言行及对团体、民族的热爱，对团体同人的友善之情而引导全体从业人员和睦相处，齐心协力，积极为团体的发展而同甘共苦，从而树立起自己民族企业家的形象。

第三，重视人才，提倡科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工业的根本，没有科研作后盾，工业即似“无已浮萍”。技术和人才是工业起飞的翅膀。科研是提高技术，培养人才的途径。因此，科研、技术、人才，对久大特别是永利碱厂及酸厂这样工艺复杂的化学工业来说，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李烛尘不仅自始即参加了“黄海”的筹建工作，而且一直关心其科研活动。在团体资金、人才都十分窘困的条件下，他想尽办法从永久厂中抽调资金，建实验室、图书馆，添置仪器，招聘与派遣技术人员进“黄海”从事研究工作。抗战爆发后，他竭力组织人力搬迁“黄海”的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并把全部科研人员及其眷属先行内迁。1942 年，“黄海”创办 20 周年纪念时，李烛尘特发表《我之黄海观》，指出，象“黄海”这样的民办机构，“自民国十一年创设以来，无日不在内乱与外患之苦海内过生活”。希望“黄海”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坚持以冷静的头脑和纯洁的理智，“稳撑快航，既不为狂风暴浪所撼摇，亦不为龙女水魅所诱惑，为求真理而牺牲，愿为航海者作一活动之灯塔。”① 这表达了他的科学观及其对“黄海”的殷切希望。

李烛尘主持人事工作，在人才的招纳和培养、使用上，也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每年亲自或派人到各高等学校物色优秀人

①李烛尘：《我之黄海观》，见《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二十周年纪念册》。

才。这些学生都必须是成绩优异，富于进取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吃苦耐劳者。不同专业的学生经考核进入团体后，还须接受半年时间的训练，对其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专长进行全面考察，方被派到适当的岗位。李烛尘还开办艺徒班，自己培养人才，以适应团体对人才的需要。他和陈调甫等人去各地职业学校和高级中学招收毕业生，或选派团体中出色的工友，采取半工半读的办法，先由团体的高级技术人员上课，后由老工人带到车间实习，培养出一批经济实用的技术人才。另外，他还设法选派一些事业心强，技术拔尖的人去外国留学、进修，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这样，一批批技术骨干从不同的渠道流入了永久黄团体，牵引着团体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第四，实地调查，勘找矿产资源。寻求质量好、运输条件方便、储藏量丰富、价格低廉的原料，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919 年初，为调查四川井盐的澈汁内是否比海水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可资利用，李烛尘和两位技术员到自贡、五通桥，环行川北到南充，约大半年时间，取得了丰富的实地调研资料，为后来的迁川工作奠定了基础。永利碱厂建成后，虽经几年艰苦奋斗，终因技术力量和资金不足而未能按期出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货又重新涌入中国市场。为降低成本，早日出货，范旭东想运用西北天然纯碱加以提炼。 1921 年严冬时节，李烛尘率几名技术员冒着凛冽风雪，北出居庸关，越过大青山，到包头、苍海和伊克昭盟等地，获得了关于碱资源的图片及藏量资料。但是，由于军阀混战，交通不便，利用天然碱的想法遂告破灭。

1933 年 11 月，为适应制碱厂的扩大和铔厂筹建工作，李烛尘与张子丰、方心芳等人赴山西、陕西考察矿产资源及当地工业情形，途经豫、冀、秦、晋四省，周游五千里，于 12 月回到天津，有《秦

晋片片绿》和《西北旅行记》等文发表。非常有趣的是，李烛尘在行程中不仅结合史籍考察了各地矿产资源的藏量、分布、含量，以及各地工业情形，供“黄海”分析研究和团体经营筹划参考而且对沿途的其他情况，如地理形势、气候、物产、政教、交通及风土人情等，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尤其对秦晋一带的地理环境更是不惜笔墨，反复论说。熟谙史籍地理，视野宽泛，充分表露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李烛尘虽然投身于化工实业，但矢志不忘初衷，始终以发展民族工业，拯救国家、民族为最高目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进而暴露其独霸整个中国的野心，李烛尘备感加速工业建设，增强国力、国防的必要，开始把眼光移向了山陕等内陆省份。所以，他既要考察那里的农矿资源、工业及交通状况，还要了解那里的地理形势、风土民情及其他情形。

在历次考察中，李烛尘总是为每一处矿产资源的发现及祖国大好河山而激动不已，并行吟抒臆；但也为国家工业、交通、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落后，为民众的穷困而焦虑不安。可说是一路上艰辛跋涉，一阵阵兴奋、憧憬，又怀着满腹的隐忧。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而国民党政府当局却一味屈膝、妥协，并坚持内战政策，既无办工业之计划，也没有扶助、奖掖工业发展的办法，使李烛尘忧心如焚，愤懑不已；“当代钜公，欲据一隅以为己有，不亦大背时代潮流乎？”其忧国忧民之情，昭然可见。“登七级之高层而远眺，前则终南高峰，耸于云表，回首望长安，万家灯火，迷离于苍翠老松之间，时则夕阳西下，老鸦千万，飞向城头，以求栖止。而俯视荒邱，所谓石人石马之翁仲也者，纷立于麦田草菜之中，诚荆棘铜驼，不胜今古兴亡之感矣！”[①] 有谁能体味出作者登临大雁塔时思

①李烛尘：《秦晋片片绿》，《海王》1934 年新年特刊。

古抚今之情呢？

## 四　屏卫团体　饱尝人间辛酸

久大、永利自创立到解放，可说是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外受帝国主义的压制、排挤，内遭军阀及地痞流氓的敲榨勒索，无时不隐藏着灭顶之灾。特别是永利碱厂，从奠基动工到产出纯碱，其间曾经历十余年的艰难困苦。不过，相对说来，那些工程技术上的困难还是次要的，因为看得见摸得着，只要敢拼肯干，终究可以克服；而人事上的辛苦，则足令人心酸矣。"① 在旧时代，永久黄团体之所以能有较大的发展和成功，可说是领导人在团体的一些繁杂而棘手的对外问题上处理得体的结果。这方面，李烛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久大、永利所需的煤和石灰石都是购自唐山，经京奉铁路运往塘沽的。二三十年代，当地地痞流氓视久永为肥肉，常无中生有，竞相敲榨，对原材料的购运亦横加阻挠，范旭东甚为头痛。为此，李烛尘征得范的同意，在唐山附近的卑家店购买石山，自行开采；并派跟随自己多年的经营部职员王子百到唐山设办事处，专管永久煤石采运。王子百社会活动能力强，有胆识、讲义气，至唐山后周旋于各地方势力之间，参加帮会，购买枪支，建立自己的武装，保障煤石供应，使团体原材料得以畅通无阻，源源不断地运往塘沽，保证了工厂正常生产，一直到抗战前夕。李烛尘经常告诫王子百，除自卫外，绝不能有欺压民众之事，并时时派人检查、监督。抗战胜利后，久永仍赖此基础，从未因煤石短缺而停工。1947 年 5 月在天津

① 李烛尘：《中国化学工业不发达之原因》，《工业月刊》1944 年 12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